

主 编：萧 林

责任编辑：蔡苍洲

雷丽霞

陈旬华

校 对：吴向国

漳州文史资料

第16辑（总第21期）

批准证号：闽报刊字第05019号

编辑单位：《漳州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主办单位：政协漳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

邮政编码：363000

承印单位：华安印刷厂

每册工本费：2.30元

君子所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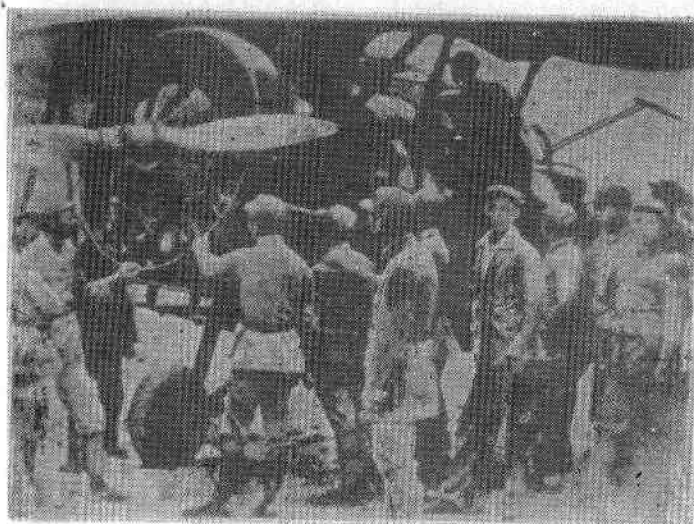
↑董必武同志生前为红军进漳纪念馆题词

→谢觉哉同志生前为红军进漳纪念馆题词

进漳水
海濱沃土人天好
朱蘇早三十年前掃上
紅旗賊眼輝
而今建設遍北金黃
和玉翠約我重遊時在
秋冬景最優

謝覺哉 一九五一年二月

← 红军缴获的张贞四十九师飞机



红军继续占领漳州

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
活捉副旅长俘战士兵数千
缴获飞机一架兵工廠全部

【新华社二十日专电】漳州，二十日，红军攻克漳州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红军攻克漳州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红军攻克漳州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

红军又佔領漳浦

【新华社二十日专电】漳浦，二十日，红军攻克漳浦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红军攻克漳浦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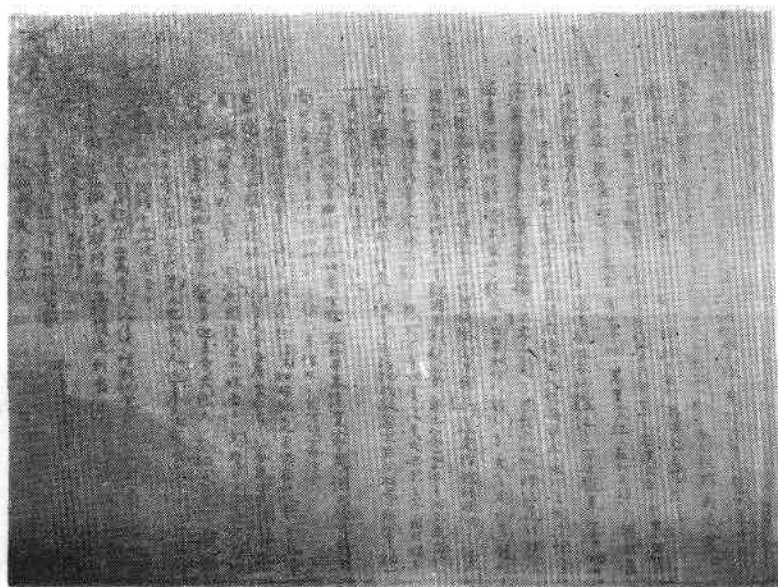
【新华社二十日专电】漳州，二十日，红军攻克漳州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红军攻克漳州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红军攻克漳州，消灭张贞匪部西部分军，活捉副旅长，俘战士兵数千，缴获飞机一架，兵工廠全部。

↑ 《红色中华》报道红军攻克漳州



→ 高捷成烈士遺像

高捷成烈士寄自延安的家信↓



杨成武谈漳州战役

1991年12月31日除夕，我们在厦门宾馆访问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同志（1932年任红军东路军第11师第32团政委）。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畅谈了当年漳州战役：

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以后，红军第四军的十一师和十二师合并为十一师，原红二十二军编为十二师和十三师，红四军共有四个师。我是十一师32团政委。我们编队完毕就在石城、宁都、于都打地主的土围子，接着打赣州。

打赣州是在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进行的。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个错误决定，不赞成打赣州，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19路军抗战的口号下，集中兵力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、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、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。但是，当时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上风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。结果，一定要打赣州，由彭老总指挥三军团主力攻城。

赣州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，三面环水，城墙坚厚，素有“铁赣州”之称。战斗历时33天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，浴血奋战，数次爆破，数次攻城，均无法攻克，红军反遭重大伤亡，最后被迫撤围。

1932年3月中旬，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圩举行会议，讨论中央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问题。会后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，称为西路军；由红一、五军团组成中路军，在赣江东路活动。稍后，为打击侵入闽西的粤军和福建国民党军，巩固闽西根据地，临时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计划，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，东征福建。

3月30日，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，建议东路军攻打龙岩、漳州。提出：“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，方能调动敌人，求得战争，展开时局。”并说明漳州地形易攻难守，于我有利。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，苏区中央局同意东路军攻打漳州。周恩来亲自到长汀做东路军的“后盾”，统筹全局，并组织后方供应。

4月10日，东征漳州的第一战在龙岩考塘打响。十五军为先头，四军跟进。敌人一个团及补充营负隅顽抗，我十五军行动受阻，红四军随即沿两侧坚决进攻，围歼考塘守敌。当天下午，红军乘胜进攻龙岩，城内守敌一触即溃，红军胜利攻占龙岩，为漳州战役的胜利打响第一炮。

龙岩战斗后，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会合，集中兵力后乘胜向漳州进军。4月15日，总部及三、四、十五军进至南靖龙山、马山一线，逼进敌军的宝林桥与天宝防线。天宝大山是漳州城西北郊的天然屏障，要进攻漳州必须先突破这道防线。为了赶在进攻前到达前沿阵地，我们不顾大雨和河水的暴涨，抢渡永丰溪，迅速挺抵南坪、内洞，于4月19日拂晓打响漳州战役。

担任主攻部队是红四军十一师，33团从正面展开进攻，我们这个团随33团跟进，以扩大战果。在进攻主阵地十字岭时，曾遇敌顽抗，毛泽东亲自指挥部队，首先突破敌军防守较弱的五峰山，俯冲敌阵，终于在上午9时左右占领主阵地。我率领32团从天宝山往下冲，冲进天宝种着香蕉、甘蔗的平原，就在地里打敌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香蕉是什么样子，子弹打过去还流出稠粘的乳汁呢。冲过香蕉园，又过了一个山梁，在经北溪河边走时，我碰到了毛主席。他穿着一件长褂，头戴凉盔帽，骑着一匹白马，看到我们就下马与我们同行。我告诉毛主席，我们团缴了好多日本武器，有三八式步枪、二十发驳壳枪、三七口径小钢炮。

毛主席听了很高兴，要我们把武器分一些给其他兄弟部队。

漳州战役，我们打了大胜仗，缴获许多东西，还缴了飞机。林彪和聂荣臻特地在飞机旁照了像，聂荣臻还坐着飞机飞回瑞金。我曾跟他开玩笑说：“你怎么冒冒失失的，也不知道那个飞行员可靠不可靠就飞回去了。”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还在石码照了一张照片，把很多重机枪都照了下来。

我们团在漳州住三天后进驻石美、角美，团部驻在角美，四军驻石码，三军驻漳浦，十五军在南靖、天宝这一带。我们开始发动群众，进行宣传抗日、筹款筹物等工作。打土豪是一项政策较强的任务，刚开始，我团战士因不懂本地话，加上头一次进城，看见戴礼帽、穿西服、戴眼镜、拿文明棍的人，就以为是“土豪”给抓起来。毛主席发现以后，就在他住室门前的草坪上召开连支部书记、指导员以上的会议，批评我们抓错了人。主席说：你们为什么搞错？第一个原因，没有认真调查研究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。毛主席还说，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，更没有抓人权；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当地群众的话，越是听不懂就越要调查研究。毛主席让我们在两天内查清，抓错的人要赶快放回，赔礼道歉。我们回去后很快查清，将抓错的人放了，还向他们赔礼道歉，请他们吃饭。我们知错就改，给群众留下很好的印象。

漳州在我一生中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。那年，我才18岁，第一次进这样大的漳州城，觉得什么都很新鲜。在漳州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，第一次看无声电影，第一次坐大卡车，第一次吃冰花，肉松、鱼松也是第一次尝到的，开头还不敢吃，色泽黄黄的，以为是烟丝。这类的事多着呢！总之是开了眼界，增加了许多知识。

漳州战役，向全国、全世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政策，

（下转第9页）

毛泽东进漳州

我们从当年参加攻打漳州的一些老同志口中，搜集了毛泽东同志首次进入漳州的几则小故事。兹值纪念红军进漳 60 周年之际，予以整理披露，借以记载毛主席六十年前在漳州的伟大足迹。

骑 白 马 行 军

1932年4月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攻打闽南重镇漳州。在出征时，他穿一件兰布大褂，戴顶凉盔帽，骑一匹白马，与红军战士，与来自上杭、龙岩、永定的工农运输队一起出发，直向漳州挺进。

许多战士和老乡认识毛泽东。当骑着白马的毛泽东擦过他们身边时，都会缓下前进的脚步，目不转睛地迎送他过去，并且喜悦地相告其他战友。这样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毛泽东骑白马出征的消息，便很快地传遍了整个出征部队和支前队伍。战士和老乡们听说毛泽东也来了，行军情绪更加活跃起来，个个步履矫健，精神抖擞，好象打漳州已经十拿九稳似的。

毛泽东骑马行进，有时象是在思考什么，如果碰到部队的领导人就自动下马，勒着缰绳，牵着马，同他们一边走一边谈，总要询问前线打得怎么样？当他听说我军缴获敌人好多步枪、驳壳枪和三七口径的小钢炮时，非常高兴，连声表扬“部队打得好！”

亲 临 前 线 指 挥

4月16日，红军挺进南靖。毛泽东亲临前沿巡视时，建议红十五军四十四师对宝林桥守敌进行火力侦察，又作周密调查，然后制订攻打风霜岭、十字岭守敌的作战方案。两岭是漳州西北部的天然屏障，从风霜岭经龙山涌口关，是明清时期漳州府通往汀州入赣的驿道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于是，毛泽东决定红一军团主力从宝林桥上游抢渡九龙江支流永丰溪，插向风霜岭和十字岭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主攻敌之右翼王祖清旅，对敌之左翼杨逢年旅先行佯攻，后才组织夹攻。

因为风霜岭守敌凭险地负隅顽抗，红十二师发起数次冲锋均未攻克。19日拂晓，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冒雨亲临前线指挥。他到前沿察看地形，发现左侧后面高山没有守敌，便立即命令一军团派部攻占，同时分兵增援红十二师，以佯攻姿态攻击前面两座山峰，然后乘势出奇兵，由熟悉地形的当地农民当向导，绕山道、攀悬崖，攻上五峰山。是晨，红军一路从五峰山居高临下，俯攻十字岭，而岭下的红军大部队从尖山湖出击，加强正面攻势。这样上下夹攻，打得敌军阵地土崩瓦解，官兵丢盔弃甲，纷纷溃逃，敌副旅长魏振南被生擒。

风 趣 的 讲 话

毛泽东于4月20日进入漳州，一连住了一个多月。

当时，红军司令部驻在省立龙溪中学“于之楼”，政治部驻寻源中学，毛泽东和警卫员吴洁清、陈昌奉住在寻源中学校长楼的二楼上。这幢楼红砖砌墙，小巧雅致，颇有闽南风格。

毛泽东在漳州期间，就在这幢小楼里和林彪、聂荣臻、罗荣桓一起开各种重要会议。21日，战尘未扑，便召开红三军、四军、十五军师长、政委以上干部会议，讨论战役大检查和东路军第二次行动计划。22日，在楼前草地上召开三军、四军及总部连长、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，毛泽东作了《目前形势及第二次行动》的报告。

毛泽东讲话很风趣，在讲到这次攻克漳州的行动时，他说：“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，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胜仗？现在可以叫他们看看，我们打得蛮好嘛！我们从江西跑了几百里，一下子打到这里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，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红军简直是天兵天将。”大家听了，齐声大笑起来。

提倡调查研究

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在漳州打土豪时，看见一户人家养了一、二十头又肥又胖的大火鸡，就把人家当土豪打了。毛泽东发现后，就在他楼居的门前草坪上，召开连指导员以上干部会，批评说：“你们打错了很多，有的不是土豪，是华侨。你们为什么搞错？第一个原因是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，只看现象，不看本质。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，更没有抓人权；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，越是听不懂，就越要调查研究。”毛泽东要大家回去检查，抓错了的要赶快放，要赔礼道歉。会上，还指定军团首长聂荣臻、罗荣桓到各个军、师去传达贯彻，检查落实。于是，各团把抓错了的人统统释放，还请吃饭，赔礼道歉。

两菜一汤

在漳州，毛泽东的伙食与警卫战士一样，每餐两菜一汤，四

人一桌，围在一起吃。因为伙食标准不高，吃的基本上是青菜豆腐，难得见一次肉，这可叫事务长发愁。于是，事务长就在伙食上咬咬牙，硬捱几天，省出一些钱来，买了一头十几斤重的大火鸡改善生活。漳州人善养火鸡，一头就有一、二十斤重，肉虽粗，价钱却不贵。这回买的鸡煮了满满一面盆，开饭时一端上桌子，就闻到一阵扑鼻的香味。毛泽东和同志们围在一起用餐，吃得津津有味，连声赞“好吃！好吃！”

有一次，事务长看到厨下有点别人赠送的海参，他想让毛泽东尝尝个新鲜，可他不知道该怎么煮才好。只是放在水里泡，可泡了十几天，煮起来又淡又腥又烂，不好吃，只好倒掉。事务长很内疚，毛泽东对他说：“掌勺也得向群众学习。”后来，事务长才知道海参本身没有甜味道，一定要跟鸡肉、猪肉等一起煮才行，可那里舍得花钱买鸡呢？！

爱 书 如 命

毛泽东爱书如命，不能一日无书。

到漳州后，毛泽东听说省立龙溪中学图书馆藏书很多，还有不少好书，十分高兴，很想去看看。待到工作稍松，果真亲自去图书馆。他到那儿一看，好家伙，真的满柜满架全是书，虽比不上自己耽过的北京大学图书馆，但也够得上称“藏书甚丰”。他看一本，爱一本，卷不释手，一下子就挑了几大堆，不仅线装本的书要，平版本的书也要，社会科学的他要，自然科学的他也要，连代数、几何、英语这样的教科书也不肯放弃。

这时，不见学校里有人，要借书没有人办手续，这倒难为了毛泽东。警卫员知道这件事，在红军离漳前几天，特地为毛泽东满满装了一汽车的书籍和报纸、杂志，随军带回中央苏区。1934

年1月13日，这些书赠送中央教育部所创立的中央图书馆。

喜 看 飞 机

4月12日，红军先头部队三十三团挺进龙山，张贞蒙在鼓里，还从漳州机场派出一架练习机，经龙山飞往龙岩侦察红军行动。敌机返航漳州飞到龙山上空时，副团长陈冬生端起机枪对敌机射击，仰射一梭子，敌机一摇一晃便飞逃了。

毛泽东在龙岩到漳州的征途上，听说机枪打飞机的消息，十分高兴。进入漳州的第二天，他和警卫员吴洁清等人一起，特地去城南看缴获敌军的飞机。

飞机是螺旋桨式的，有两个帆布翅膀。因为螺旋桨少了一个螺丝钉，不能飞行。后勤部就派人到石码弄另件，由漳州工人装配上，又在机翼下画上五角红星。“五一”节那天，上了天的飞机在厦门、漳州上空散发抗日传单。毛泽东对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，非常喜悦。从漳州回师时，这架飞机由红军技师、朝鲜同志驾驶，飞往苏区，还在长汀公园展出。

一 次 赔 礼

红军进漳后，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筹款。这工作由财经处处长李富春和毛泽覃负责，通过当地商会向各商店捐助。

当时，爱国华侨陈嘉庚在漳州（今延安南路）开一家鞋业公司，出售胶鞋等橡胶制品。4月21日，毛泽东在红楼召开一、五军团师长、政委以上干部会时，曾经专门讨论陈嘉庚问题。陈嘉庚办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，热心祖国教育事业，毛泽东说对他的公司不能没收，只能捐助。

可是，红军派员去这家公司捐款，经理态度不好，远避而不

见，筹款员不得不开店取鞋，权作捐助。直到1939年，陈嘉庚应邀到延安参观，毛泽东接见了，对这桩往事甚表歉疚，主动向陈嘉庚先生赔礼，说：“对不起了。”陈嘉庚连声说：“红军做得对！那个经理太呆板了，红军应该这样做！”

（陈方、范华龄搜集整理）



（上接第3页）

同时也告诉人们，红军不仅可以对付国民党的“围剿”，也可以打到沿海的大城市，红军是有威力的。漳州战役对巩固闽西根据地，开展闽南游击战争，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的斗争，都有重要作用，在我国军史党史上有其重要意义。

漳州战役的胜利，是许多红军战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，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取得的，他们都是有功劳的。我们要永记烈士，不忘群众。

· 巩玉阔 ·

我随红军进驻漳州

谢小梅

1932年4月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打闽南重镇漳州。

4月初，毛主席在上杭县城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讨论攻打漳州作战计划时，给省委打了电话，要罗明同志随红军出发。当时，罗明同志担任中央苏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，我在省委秘书处工作。罗明同志要随军出发，由于我从小在石码长大，会讲闽南话，便利做群众工作，组织上便决定我随罗明同志一起前进。4月20日，我们赶抵漳州，跟毛主席、蔡协民、曾志一起，都住在芝山一座小红楼（原寻源中学校长楼）里。毛主席和警卫员吴洁清、陈昌奉以及蔡协民和曾志都住在楼上，我们俩住在

楼下。

毛主席亲切地和我们谈话，要罗明同志协同政治部与漳州地下党组织联系，配合部队在漳属各县开展群众斗争。红军驻漳期间，毛主席和林彪、聂荣臻、罗荣桓等领导人在红楼召开各种重要会议，部署军事、政治和地方工作，推动闽南革命斗争向前发展。有时，参加会议的人很多，小楼里挤不下，就在小楼前面的草坪上开会。

红军进入漳州，毛主席接见了邓子恢、王占春同志，听取他们详细汇报后，强调指出：“这次红军打下漳州，并不是长期占领城市，当前的革命重心仍然在农村，必须抓紧时机，发动群众，组织地方武装队伍，红军可以把缴获的枪支弹药发一部分给游击队。”最后，毛主席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以后还要回来的。”

4月21日，红军东路军总部在芝山召开师长、政委以上干部

会议，讨论战役地域划分及战区总检查等问题，并且决定了东路军第二次行动计划：准备打击敌军，筹款，肃反，扩大宣传，扩大政治影响，分发财物给群众。22日，东路军总部驻地漳州及南靖、天宝，分别召开红军连长、指导员以上干部会。毛主席主持了在漳州召开的会议，除对战役作检查、总结外，还在会上作了《目前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》的报告。

红军东进攻克漳州，军纪严明，保持和发扬了既是战斗队又是群众工作队的优良传统。入城之前，先宣布各项纪律，凡住在城外的部队，没有师部证明不得进城；住在城里的部队，上街时必须以班、排为单位，不许个人随意行动。4月20日，红军列队进城时，社会秩序良好，商店照常营业，街上还有红军宣传队和调查队在开展工作。在21日的总部会议上，还规定“不许打破东西，不许拿非公用物品。”因此，红军进漳受到工农群众和小商贩的热烈拥护。

有了毛主席运筹帷幄，进城后的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迅速。4月24日，红军在东坂后礼拜堂召开有一百多人出席的“漳州工农代表会”，成立了“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”，选举闽南游击队长王占春为主席，并于4月27日发布第一号布告，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参加革命斗争。自此，漳州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，赤色工会、农会、商会、学生会、“反帝大同盟”纷纷组织起来，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，学徒也领工资；农村废租废债，分田地，分财物；军阀官僚、地主豪绅都被打倒了。漳州成为一个赤色世界。

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那天，政治部在漳州中山公园召开有一万多城乡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。会上，红军代表讲话，罗明同志也代表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讲了话，都是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，拥护中央红军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军阀、官僚的统治、压迫和剥削，在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，並

和全国人民一道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。在这次大会上，公审了被我红军所俘虏的张贞师146旅副旅长魏振南，整个会场群情振奋，口号声此起彼落。

大会还在进行中，我们缴获的一架飞机从厦门散发传单回来，在会场上空低飞盘旋。起初，大家误为敌机，部队和群众马上散开，后来发现机翼下面有颗很大的红星，才知道是自己的飞机，许多红军战士情不自禁地热烈欢呼，雷鸣般的掌声震耳欲聋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。

“五一”节过几天，毛主席找罗明谈话，说明中央红军在漳州不拟久留，要罗明与闽南地方党组织商量，抓紧时机，进一步开展群众斗争，扩大地方人民武装和游击队伍，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。根据毛主席的指示，在红军的协助下，很快组建了闽南工农红军第三团。

红军入漳两天，红四军进驻石码，军部设在大港墘，政治部设在蕃芝埕。红四军一到石码，就和地下党联系上了，地下党积极配合红军开展工作，宣传《十大纲领》和抗日主张、打土豪筹款，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及组织工会和农会等等。

我也奉命到石码工作。虽然我是龙岩适中乡人，但因父亲一直在石码当店员，我8岁就从老家来到石码，在这里读书直到参加革命，算得上半个石码人，石码已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对她有很深的感情。所以组织一决定，我就从漳州到石码。

闽南地区党组织建立得比较早，漳州、石码一带在1926年就开始有了党组织的活动。我的二哥谢仰堂是福建早期的共产党员，党派他隐蔽在敌人的心脏——厦门国民党党部做地下工作。1930年厦门“三·一八”事件，他不幸被捕，关在厦门思明监狱，5月武装劫狱出来后奉命到闽西革命根据地，后在1931年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时牺牲。

我的家是党在石码的联络站，到石码指导工作的福建省委领导人罗明等，都在我家里开秘密会议；从闽西革命根据地来的地下交通员，也经常出入我家。我小学毕业后考进石码电话公司，地下党负责人谢少萍发展我为共青团员，要我从接线电话中收集情报；我的三哥谢仰真，也是共产党员，党安插他在石码一所小学里以教书作掩护，秘密进行革命工作；大哥谢仰周是个店员，虽不是共产党员，但他同情、支持共产党闹革命。1930年6月，他因协助地下党做石码白军策反工作，惨遭国民党杀害。为了这事，我被敌人抓去关了十几天，后来又和母亲一起被驱逐出境，押到厦门去，幸好找到了党组织，得予先后在厦门省委机关、上海中央机关、特委机关工作。现在，我随红军回到故地，看到石码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，想起我一家人为革命事业作出牺牲和贡献，心情十分激动。于是，我很快就参加当地的火热斗争，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。

红军进石码，发现一部分资本家和商人听信反动派的宣传逃跑了，商店关门，资金抽走，不少店员和搬运工人失业。我找了好多熟人出来搞社会调查，了解工人有什么反映和要求，发动他们起来和官僚资本家作斗争。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红军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在积极扩大红军同时，又狠打了土豪劣绅，没收官僚资本，把没收得来的钱和大米、衣物救济失业工人。

那个时候，刘端生同志的爱人洪徽音（早期的女共产党员）本来以在姓杨的华侨家中当家庭教师为掩护，做地下工作。红军进驻石码，她这次公开了身份，发动和组织学生、妇女上街宣传，工作很出色。我有一个堂兄叫谢仰高，住在石码好多年，人熟地熟。我发动他出来参加工作，帮助红军弄清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面目，鉴别什么人可以吸收参加工作，什么人应该给予清除，对纯洁红军队伍很有好处。